



廣 注

詩 品

鍾 嶸 著

世 界 書 局 印 行



詩品卷上

古詩。其體原出於國風。陸機所擬十四首。文溫以麗。意悲而遠。驚心動魄。可謂幾乎一字千金。其外去者。日以疎四十五首。雖多哀怨。頗爲總雜。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。客從遠來。方橘柚垂華實。亦爲驚絕矣。人代冥滅。而清音獨遠。悲夫！

漢都尉李陵。其原出於楚辭。文多悽愴怨者之流。陵名家子。有殊才。生命不諧。聲顏身喪。使陵不遭辛苦。其文亦何能至此。

漢婕妤班姬。其原出於李陵。團扇短章。出旨清捷。怨深文綺。得匹婦之致。侏儒一節。可以知其工矣。

魏陳思王植。其原出於國風。骨氣奇高。詞采華茂。情兼雅怨。體被文質。粲溢今古。卓爾不羣。嗟乎！陳思之於文章也。譬人倫之有周孔。鱗羽之有龍鳳。音樂之有琴笙。女工之有黼黻。俾爾懷鉛吮墨者。抱篇章而景慕。映餘暉以自燭。故孔氏之門。如用詩。則公幹升堂。思王入室。景陽潘陸。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。

魏文學劉楨。其原出於古詩。仗氣愛奇。動多振絕。眞骨凌霜。高風跨俗。

但氣過其文，彫潤恨少。然自陳思已下，禎稱獨步。^七

魏侍中王粲，其原出於李陵。發愀愴之詞，文秀而質贏。^八在曹劉間，別構一體。方陳思不足，比魏文有餘。

晉步兵阮籍，其原出於小雅。無雕蟲之巧。^九而詠懷之作，可以陶性靈，發幽思，言在耳目之內，情寄八荒之表。洋洋乎會於風雅，使人忘其鄙近，自致遠大，頗多感慨之詞。厥旨淵放，歸趣難求。顏延年注解，怯言其志。^〇

晉平原相陸機，其原出於陳思。才高詞贍，舉體華美。氣少於公幹，文劣於仲宣，尙規矩，不貴綺錯，有傷直致之奇。然其咀嚙英華，厭飫膏澤，文章之淵泉也。張公嘆其大才，信矣！^一

晉黃門郎潘岳，其原出於仲宣。翰林嘆^二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，衣服之有綃縠。猶淺於陸機，謝混云：『潘詩爛若舒錦，無處不佳；陸文如披沙簡金，往往見寶。』^三嶸謂益壽輕華，故以潘爲勝；翰林篤論，故嘆陸爲深。余常言：陸才如海，潘才如江。^四

晉黃門郎張協，其原出於王粲。文體華淨，少病累，又巧構形似之言。雄於潘岳，靡於太冲。或流調達，實曠代之高手。詞采蔥菁，音韻鏗鏘，使人味之亹亹不倦。

晉記室左思。其原出於公幹。文典以怨，頗爲精切，得諷諭之致。雖野於陸機，而深於潘岳。謝康樂嘗言：『左太冲詩，潘安仁詩，古今難比。』

宋臨川太守謝靈運。其原出於陳思，雜有景陽之體。故尙巧似，而逸蕩過之。頗以縣富爲累。嶸謂若人與多才高，寓目輒書，內無乏思，外無遺物，其縣富宜哉！然名章迴句，處處間起，麗典新聲，絡繹奔會。譬猶青松之拔灌木，白玉之映塵沙，未足貶其高潔也。初，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，是夕，卽靈運生於會稽。旬日，而謝玄亡。其家以子孫難得，送靈運於杜治養之。十五方還都，故名客兒。

【注釋】①詩數：十九首之目，漢世無之，第以名氏不詳，總曰古詩，見詩例。②陸機有擬古詩，見詩例。③詩數：今士衡集擬古止十二章，昭明又去其一，益以他作爲十九首，如去者日以疎，客從遠方來，皆鍾氏所稱。則懷康歲云莫，孟冬寒氣至，生年不滿百，迴車駕言邁等六首，亦當在四十五首之內。外陸所擬蘭若生朝陽與橘柚垂華實等九篇，別爲章次，較鍾所稱原數，今世僅存十五，大半失亡。然冉冉孤生竹，驅車上東門，又載樂府。則飲馬長城窟之類，舊亦鍾氏數中，未可知也。又曰：今讀去者日以疎，生年不滿百等篇，已列十九首者，詞皆絕倒，非行行重行行下。外九首上山采蘼蕪一篇，章旨渾成，特爲神妙，第稍與古詩不同，是當時樂府體。四坐且莫誼，中四語極工，惟悲與親友別，蘭若生朝陽七篇，奇警略遜，疑鍾氏所謂總雜者，足觀昭明鑒裁。然詞氣溫厚，非建安所及，謂出曹五，非也。④卽怨歌行，見詩例。⑤史記：小雅怨誹而不亂。⑥宋書：三祖，陳五，咸蓄盛藻，甫乃以情緯文，以文被質。詩比興箋：子建美秀而文，語多綺靡，大有文士習氣，以此風骨不及乃翁，然超出子桓之上。陳壽曹植評傳：陳思文才富麗，足以自通後葉。⑦魏文帝曰：「公幹有逸氣，但未遒耳。其五言詩之善者，妙絕時人。」謝靈運鄴中詩：劉楨卓犖偏人，而文最有氣，所得頗經奇。詩數：公幹才偏，氣過詞。⑧魏文帝曰：「仲宣獨自善于辭賦，惜

其體弱，不足起其文。」按仲宣遭亂流離，文多懷怨。如七哀詩寫兵亂之象，懷愴欲絕。沈約甚稱其鬬岸之篇，數爲茂製。①揚子法言：或問「吾子好賦？」曰：「然，童子彫蟲篆刻。」俄而曰：「壯夫不爲也。」②文心雕龍：阮旨遙深。陳伉詩比興箋：頗能引伸厥趣。顏延年注詠懷詩：阮公身事亂朝，常恐遇禍，因茲發詠，故每有憂生之嗟。雖事在刺譏，而文多隱避，百世而下，難以情測也。詩數步兵詠懷其音響，漢與魏之間也。其語與格，則晉也。茲所以反不如魏歟。③文心雕龍：士衡矜重，故情繁而詞隱。世說注引文章傳：機奪屬文，司空張華見其文章，篇篇稱善。謂曰：「人之作文，患于不才；至子爲文，乃患太多也。」④李充作翰林論：世說引此爲孫興公（綽）語。⑤晉書：機文喻海，潘藻如江。初學記引李充翰林論：潘安仁之爲文也，猶翔禽之羽毛，衣被之綃縠。世說：孫興公云：「潘文淺而淨，陸文深而蕪。」⑥詩藪：詠史之名，起自孟堅，但指一時。魏杜肇贈毋丘儉，疊用入古人名，堆垛寡變。太冲題實因班，體亦本社，而造語奇偉，創格新特，錯綜震蕩，逸氣千雲，遂爲古今絕唱。又曰：太冲以氣勝者也。「振衣千仞岡，濯足萬里流」至矣，而「豈必絲與竹，山水有清音」其韻故足賞也。⑦文心雕龍：宋初文詠，體有因革。莊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。儻采百字之偶，爭價一句之奇，情必極貌以寫物，辭必窮力而追新。又曰：康樂情而麗。王士禎曰：「詩三百五篇，于興觀羣怨之旨，下逮鳥獸草木之名，無弗備矣，獨無刻畫山水者，間亦有之，亦不過數篇，篇不過數語。如漢之廣矣，終南何有之類而止。漢魏間詩人之作，亦與山水了不相及。迨元嘉間，謝康樂出，始瓶爲刻畫山水之詞，務窮幽極渺，挾山谷水泉之情狀，昔人所云：「莊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」者也。宋齊以下，率以康樂爲宗。」⑧靈運之祖。⑨杜佑，治音稚，奉道之家，靖室也。

詩品卷中

漢上計秦嘉，嘉妻徐淑。夫妻事既可傷，文亦懷怨。爲五言者，不過數家，而婦人居二。徐淑叙別之作，亞於團扇矣。

魏文帝其原出於李陵，頗有仲宣之體。則所計百許篇，率皆鄙質如偶語。惟西北有浮雲，十餘首，殊美贍可翫，始見其工矣。不然，何以銓衡羣彥，對揚厥弟者耶？

晉中散嵇康，頗似魏文。過爲峻切，訐直露才，傷淵雅之致。然託諭清遠，良有鑒裁，亦未失高流矣。

晉司空張華，其原出於王粲。其體華豔，興託不奇，巧用文字，格爲妍冶。雖名高曩代，而疏亮之士，猶恨其兒女情多，風雲氣少。謝康樂云：「張公雖復千篇，猶一體耳。」今置之中品，疑弱處之下科，恨少，在季孟之間耳。

魏尚書何晏，晉馮翊守孫楚，晉著作王讚，晉司徒掾張翰，晉中書令潘尼，平叔鳩鵲之篇，風規見矣。子荆零雨之外，正長朔風之後，雖有累札，良亦無聞。季鷹黃華之唱，正叔綠繁之章，雖不具美，而文采

高麗，並得虬龍片甲，鳳皇一毛。事同駁聖，宜居中品。

魏侍中應璩。祖襲魏文，善爲古語，指事殷勤，雅意深篤，得詩人激刺之旨。至於濟濟今日所，華靡可諷味焉。

晉清河太守陸雲。晉侍中石崇。晉襄城太守曹攄。晉朗陵公何劭。清河之方平原，始如陳思之匹白馬。於其哲昆，故稱二陸。季倫，顏遠，並有英篇，篤而論之。朗陵爲最。

晉太尉劉琨。晉中郎盧諶。其原出於王粲，善爲懷戾之詞，自有清拔之氣。琨既體良才，又罹厄運，故善叙喪亂，多感恨之詞。中郎仰之，微不逮者矣。

晉宏農太守郭璞。憲章潘岳，文體相輝，彪炳可翫，始變永嘉平淡之體，故稱中興第一。翰林以爲詩首。但游仙之作，詞多慷慨，乖遠玄宗。其云「奈何虎豹姿」，又云「戢翼棲榛梗」，乃是坎壈詠懷，非列仙之趣也。

晉吏部郎袁宏。彥伯詠史，雖文體未遒，而鮮明緊健，去凡俗遠矣。

晉處士郭泰機。晉常侍顧愷之。宋謝世基。宋參軍顧邁。宋參軍戴凱。泰機寒女之製，孤怨宜恨，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。世基橫海，顧邁鴻

飛戴凱人實貧羸，而才章富健。觀此五子，文雖不多，氣調警拔。吾許其進，則鮑照、江淹未足逮止。越居中品，僉曰宜哉！

宋徵士陶潛，其原出於應璩，又協左思風力。文體省淨，殆無長語。篤意真古，辭興婉愜，每觀其文，想其人德。世嘆其質直。至如「歡言酌春酒，一日暮天無雲」，風華清靡，豈直爲田家語耶！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。

宋光祿大夫顏延之，其原出於陸機，尙巧似。體裁綺密，情喻淵深，動無虛散，一句一字，皆致意焉。又喜用古事，彌見拘束，雖乖秀逸，是經綸文雅才。雅才減若人，則蹈於困躓矣。湯惠休曰：「謝詩如芙蓉出水，顏如錯采鑷金。」顏終身病之。

宋豫章太守謝瞻，宋僕射謝混，宋太尉袁淑，宋徵君王微，宋征虜將軍王僧達，其原出於張華，才力苦弱，故務其清淺，殊得風流媚趣。課其實錄，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。徵君、太尉可託乘後車，征虜卓卓，殆欲度驂騑前。

宋法曹參軍謝惠連，小謝才思富捷，恨其蘭玉夙凋，故長轡未聘。秋懷擣衣之作，雖復靈運銳思，亦何以加焉。又工爲綺麗歌謠，風人第一。蘭

氏家錄云：「康樂每對惠連，輒得佳語。後在永嘉西堂，思詩竟日不就，寤寐間忽見惠連，卽成『池塘生春草』。」故嘗云：「此語有神助，非我語也。」

宋參軍鮑照。其原出于二張。善製形狀寫物之詞，得景陽之諷詭，含茂先之靡嫚，骨節強于謝混，驅邁疾于顏延。總四家而擅美，跨兩代而孤出。嗟其才秀人微，故取湮當代。然貴尚巧似，不避危仄，頗傷清雅之調。故言險俗者，多以附照。

齊吏部謝朓。其原出於謝混。微傷細密，頗在不倫。一章之中，自有玉石。然奇章秀句，往往警遒。足使叔源失步，明遠變色。善自發詩端，而未篇多躓。此意銳而才弱也。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。朓極與余論詩，感激頓挫過其文。

齊光祿江淹。文通詩體總雜，善于摹擬。勛力于王微，成就于謝朓。初淹罷宣城郡，遂宿冶亭，夢一美丈夫，自稱郭璞，謂淹曰：「我有筆在卿處多年矣，可以見還。」淹探懷中，得五色筆以授之。爾後爲詩，不復成語。故世傳江淹才盡。

梁衛將軍范雲。梁中書郎丘遲。范詩清便宛轉，如流風迴雪。丘詩點綴

映媚似落花依草。故當淺於江淹，而秀於任昉。

梁太常任昉。彥昇少年爲詩不工，故世稱沈詩任筆。昉深恨之。晚節愛好既篤，文亦逾變，善銓事理，拓體淵雅，得國士之風，故擢居中品。但昉既博物，動輒用事，所以詩不得奇。少年士子，效其如此，弊矣！

梁左光祿沈約。觀休文衆製，五言最優。詳其文體，察其餘論，固知憲章鮑明遠也。所以不閑於經綸，而長於清怨。永明相王愛文，王元長等皆宗附之。約于時謝朓未逾，江淹才盡，范雲名級故微，故約稱獨步。雖文不至，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。見重閭里，誦詠成音。嶸謂約所著既多，今翦除淫雜，收其精要，允爲中品之第矣。故當詞密于范，意淺于江矣。

〔注釋〕①秦嘉留郡贈婦詩序：嘉爲郡上計，其妻徐淑緩疾還家，不獲面別，贈詩云爾。詩載：秦嘉夫婦往還曲折，具載詩中，真事真情，千秋如在，非他託興可以比肩。②其一班姬，一卽徐淑。③詩載：西溪叢語備載秦氏夫婦往還詩，末引鍾嶸詩品云：「徐淑寶釵之什，亞圖扇矣。」按嘉以寶釵寄淑，故詩有「寶釵可耀首」之語。淑惟答嘉五言，絕無所謂寶釵者，當從嶸本書作敘別之什爲是。④魏文帝雜詩之一。⑤文心雕龍：魏文之才，洋洋精綺，舊談抑之，謂去植千里。然子建思捷而才雋，詩麗而表逸，子桓慮詳而力緩，故不競於先鳴。而樂府清越，典論辯要，迭用短長，亦無槽焉。但俗情抑揚，雷同一響，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，思王以勢窘益價，未爲篤論也。詩載：子桓樂府，雜詩十餘篇佳，餘皆非陳思比。⑥文心雕龍：嵇志清峻。⑦文心雕龍：張華短章，奕奕清暢。⑧何晏擬古見詩例。⑨孫楚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，見詩例。⑩王讚雜詩，見詩例。⑪宋書：子荆零雨之章，正長朗風之句，皆直舉胸情，非傍詩史。⑫張翰雜詩，見詩例。按晉書：季歷緩誕一時，不盡名爵，黃華之什，當發神府。⑬潘尼迎大駕詩，

見詩例。⑤李充翰林論：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，以風規治道，蓋有詩人之旨焉。文心雕龍：應璩百一，獨立不懼，辭議義真，亦魏之遺直也。文：休璉風情，則百一標其志。詩數：昌穀謂休璉百一，微傷於媚。此詩如「下流不可處，君子慎厥初」，「所占於此土，是謂仁智居」，皆樸實類措大語，謂之傷媚，何居？⑥白馬王彪：⑦文心雕龍：陸機才欲窺深，辭務索廣，故思能入巧，而不制煩。士龍朗練，以識檢亂，或能布采鮮淨，敏于短篇。⑧晉書：琨詩託意非常，擡暢幽憤，遠想張、陳，感鴻門、白登之事，用以激謔，謀素無奇略，以常詞酬和。文心雕龍：劉琨雅壯而多風，盧諶情發而理昭，亦遇之於時勢也。⑨郭璞游仙詩，見詩例。⑩文心雕龍：景純體逸，足冠中興。李善曰：凡游仙之篇，皆所以倖穢塵網，錙銖縷紱，殢霞倒景，餌至玄都，而璞之制，文多自敘，雖志狹中區，而辭無俗累，見非前識，良有以哉！陳沆詩比與箋駁鍾氏之說曰：景純勸仲宣（？）以勿反，知壽命之不长，游仙之作，殆是時乎？青谿之地，正在荊州，斯明證也。何焯謂「景純游仙之什，即屈子遠遊之思」，殆知言乎！沈德潛曰：游仙詩，本有託而言，坎壈詠懷，其本旨也。鍾嶸貶其少列仙之趣，謬矣。⑪詠史詩見詩例。按世說：袁虎少貧，嘗為人傭載運租，謝鎮西經船行，其夜清風朗月，聞紅楮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，甚有情致，所誦五言，又其所未嘗聞，歎美不能已。即遣委曲訊問，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。因此相要，不相賞得。虎，袁宏小字也。⑫泰機客傳咸詩，有「織為寒女衣」之句，見詩例。晉書：顧愷之傳：愷之為吟咏，自謂得先賢風度。世說：顧長康拜桓武墓作詩云：「山崩溟海竭，魚鳥將何依？」固知其能詩也。⑬出讀山海經詩，見詩例。⑭出陶潛擬古詩，見詩例。⑮蘇軾曰：淵明詩不多，然質而實綺，澹而實腴。楊龜山曰：淵明詩所不可及者，冲澹深遠，出於自然。若會用力學，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及也。王士禛曰：彭澤宜在上品。⑯南史：延之嘗問鮑照，已與謝靈運優劣。照曰：「謝五詩如初發芙蓉，自然可愛；君詩如鋪錦列繡，亦彰纖滿眼。」延年終身病之。詩數：延之與靈運齊名，才藻可耳；至于丰神，皆出諸謝下，何論康樂。⑰詩數：宣遠子房戲馬，格調詞藻，可坦步延之靈運間。叔源「景晨鳴禽夕，水木湛清华」，「出游西池詩，見詩例。」幾與「池塘生春草」，「（出登池上樓詩，見詩例。）清暉能娛人」，「（出石壁精舍還湖中，見詩例。）競爽。」謝惠連有秋懷詩，濟衣詩，見詩例。⑱詩數：「池塘生春草」，「不必苦謂佳，亦不必謂不佳。靈運諸佳句，多出深思苦索，如「清暉能娛人」之類，雖非鍛鍊而成，要皆真積所致。此卻率然信口，故自謂奇。」齊書：次則發唱驚挺，操調險急，彫藻淫豔，傾炫心魂，斯鮑照之遺烈也。⑲南齊書：晁長五言詩，沈約常云：「二百年來，無此詩也。」詩數：楊

用修論發端，以玄暉「大江流日夜」（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詩，見詩例。）爲妙絕。又云：如遊敬亭山，和伏武昌（俱見詩例。）劉中丞（按謝集有和劉中書詩，殆卽此。）之類，雖篇中綺繪間作，而體裁鴻碩，詞氣冲澹，往往與靈運、延之逐鹿。●詩數：文通擬漢三詩（古辭別、李都尉、班婕妤。）俱遠，獨魏文、陳思、劉楨、王粲四作，置之魏風莫辨，真傑思也。●詩數：文通夢郭景純取筆而詩下，世以才盡似也；以夢故，非也。人才固有盡時，精力疲，志意怠，而夢徵焉。其夢衰也，其衰非夢也。●南史：沈約傳：謝玄暉善爲詩，任彥昇工于筆，約兼而有之，然不能過也。●梁書：任昉傳：昉以文才見知，時人云：「任筆沈詩。」昉聞，甚以爲病。晚節轉好著詩，欲以傾沈，用事過多，屬詞不得流便。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者，轉爲穿鑿，於是有才盡之談矣。●竟陵王子良。●詩數：休文諸作，材力有餘，風神全乏。視彥昇、彥龍（范雲）僅乃過之。世以鍾氏私恨，抑置中品，非也。

詩品卷下

漢令史班固。漢孝廉酈炎。漢上計趙壹。孟堅才流，而老于掌故。觀其詠史，^①有感動之詞。文勝託詠靈芝，^②懷寄不淺。元叔散憤蘭蕙，指斥囊錢，^③苦言切句，良亦勤矣。斯人也，而有斯困，悲夫！

魏武帝。^④魏明帝。曹公古直，甚有悲涼之句。^⑤獻不如丕，亦稱二祖。^⑥魏白馬王彪。魏文學徐幹。白馬與陳思答贈。^⑦偉長與公幹往復，雖曰以莛扣鐘，亦能閑雅矣。

魏倉曹屬阮瑀。晉頓丘太守歐陽建。晉文學應璩。晉中書令嵇含。晉河內太守阮侃。晉侍中嵇紹。晉黃門棗據。元瑜堅石七君詩，並平典不失古體。大檢似，而二嵇微優矣。

晉中書張載。晉司隸傅玄。晉太僕傅咸。晉侍中繆襲。晉散騎常侍夏侯湛。孟陽詩乃遠慙厥弟，^⑧而近超兩傅。長虞父子，繁富可嘉。孝冲雖曰後進，見重安仁。^⑨熙伯挽歌，唯以造哀爾。

晉驃騎王濟。晉征南將軍杜預。晉廷尉孫綽。晉徵士許詢。永嘉以來，清虛在俗。王武子輩詩，貴道家之言。爰泊江表，玄風尙備。^⑩直長仲祖、桓庾

諸公猶相襲。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。

晉徵士戴逵。晉東陽太守殷仲文。晉宋之際。殆無詩乎。義熙中。以謝益壽。殷仲文爲華綺之冠。殷不競矣。

宋尙書令傅亮。季友文。余常忽而不察。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。亦復平美。

宋記室何長瑜。羊曜璠。宋詹事范曄。乃不稱其才。亦爲尠舉矣。

宋孝武帝。宋南平王鑠。宋建平王宏。孝武詩雕文織綵。過爲精密。爲二藩。希慕。見稱輕巧矣。

宋光祿謝莊。希逸。詩氣候清雅。不逮于范。袁然興屬閒長。良無鄙促也。宋御史蘇寶生。宋中書令史陵脩之。宋典祠令任曇緒。宋越騎戴法興。蘇陵任戴並著篇章。亦爲縉紳之所嗟詠。人非文才。是愈甚可嘉焉。

宋監典事區惠恭。惠恭本胡人。爲顏師伯幹。顏爲詩。輒偷筆定之。後造獨樂賦。語侵給主。被斥。及大將軍。脩北第。差充作長。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。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。未作雙枕詩以示謝。謝曰。君誠能。恐人未重。且可以爲謝法。曹造遣大將軍。見之賞嘆。以錦二端賜謝。謝辭曰。此詩公作。長所製。請以錦賜之。

齊惠休上人。齊道猷上人。齊釋寶月。惠休淫靡，情過其才。世遂匹之。鮑照恐商周矣。羊曜璠云：「是顏公忌鮑之文，故立休鮑之論。」庾白二胡，亦有清句。行路難，是東陽柴廓所造，寶月嘗憩其家，會廓亡，因竊而有之。廓子賣手本出都，欲訟此事，乃厚賂止之。

齊高帝。齊征北將軍張永。齊太尉王文憲。齊高帝詩詞藻意深，無所云少。張景雲雖謝文體，頗有古意。至如王師文憲，既經國圖遠，或忽是雕蟲。

齊黃門謝超宗。齊潯陽太守丘靈鞠。齊給事中郎劉祥。齊司徒長史檀超。齊員正郎鍾憲。齊諸暨令顏則。齊秀才顧則心。檀謝七君，並祖襲顏延，欣欣不倦，得士大夫之雅致乎！余從祖正員常云：「大明泰始中，鮑休美文，殊已動俗。」惟此諸人，傳顏陸體，用固執不如顏，諸暨最荷家聲。

齊參軍毛伯成。齊朝請吳邁遠。齊朝請許瑤之。伯成文不全佳，亦多惆悵。吳善于風人答贈。許長于短句詠物。湯休謂遠云：「我詩可爲汝詩父。」以訪謝光祿云：「不然爾，湯可爲庶兄。」

齊鮑令暉。齊韓蘭英。令暉歌詩，往往蘄絕清巧，擬古尤勝，唯百願淫矣。昭嘗答孝武云：「臣妹才自亞于左芬，臣才不及太冲爾。」蘭英綺密，甚

有名篇，又善談笑。齊武謂韓云：「惜使二媛生于上葉，則玉階之賦，純素之辭，未詎多也。」

齊司徒長史張融。齊詹事孔稚珪。思光紆緩誕放，縱有乖文體，然亦捷疾豐饒，差不局促。德璋生于封谿，而文爲雕飾，青于藍矣。

齊寧朔將軍王融。齊中庶子劉繪。元長士章，並有盛才，詞美英淨，至于五言之作，幾乎尺有所短。譬應變將略，非武侯所長，未足以貶臥龍。

齊僕射江革。革詩猗猗清潤，弟昶明靡可懷。

齊記室王巾。齊綏建太守卞彬。齊端溪令卞錄。王巾、卞、並愛奇嶄絕，慕袁彥伯之風，雖不宏綽，而文體縝淨，去平美遠矣。

齊諸暨令袁嘏。嘏詩平平耳，多自謂能。嘗語徐太尉云：「我詩有生氣，須人捉着，不爾，便飛去。」

齊雍州刺史張欣泰。梁中書令范縝。欣泰子眞，並希古勝文，鄙薄俗製，賞心流亮，不失雅宗。

梁秀才陸厥。觀厥文緯，具識丈夫之情狀。自製未優，非言之失也。

梁常侍虞羲。梁建陽令江洪。子陽詩奇句清拔，謝朓常嗟頌之。洪雖無多，亦能自迴出。

梁步兵鮑行卿。梁晉陵令孫察。行卿少年，甚擅風謠之美。察最幽微，而感賞至，到耳。

【注釋】①班固詠史詩，見詩例。②酈炎見志詩第二首有「靈芝生河洲」句，見詩例。③趙壹疾邪詩第二首有「蘭蕙化為芝」句，第一首有「文籍雖滿腹，不如一囊錢」句，見詩例。④王士禛曰：下品之魏武，宜在上品。⑤詩數：魏武雄才崛起，無論用兵，即其詩豪邁縱橫，籠罩一世，豈非哀運人物。⑥詩數：詩末有三世傳者，既傳而且烜赫，僅曹氏操，不敵耳。⑦詩數：白馬名存鍾品，則彭當亦能詩。⑧文心雕龍：孟陽、景陽，才綺而相埒，可謂魯衛之政，兄弟之文也。⑨世說：夏侯湛作周詩成，示潘安仁。安仁曰：「此非徒溫雅，乃別見孝弟之性。」⑩文心彫龍：江左篇製，溺乎玄風，嗤笑徇務之志，崇盛亡機之談。袁孫已下，雖各有彫采，而辭趣一揆，莫與爭雄。⑪世說文舉篇注引晉安帝紀：玄（桓玄）文翰之美，高於一世。晉書：仲初（庾闡）之文，風流可尚。⑫世說：簡文稱許掾（許詢）云：「玄度五言詩，可謂妙絕時人。」⑬文心雕龍：殷仲文之孤興，謝叔源之閒情，並解散辭體，縹緲浮音。⑭指南平王鑠及建平王宏。⑮大將軍，疑是宋彭城王義康。按南史：惠連嘗為彭城王法曹行參軍。又元嘉十六年，進彭城王義康為大將軍，領司徒，以開府儀同三司。⑯謝惠連嘗為彭城王法曹。⑰商尙質，周尙文，謂不相及也。⑱南史：顏延之傳：延之每薄湯惠休詩，謂人曰：「惠休製作，委巷中歌謠耳。」⑲道猷上人，亦稱帛道猷。疑庚、白二胡之「白」，即「帛」字，為道猷本姓。⑳庚為寶月本姓。㉑王臺新詠仍題寶月作。選詩外編作柴廡。㉒南史：鍾嶸傳：嶸，齊永明中為國子生，衛將軍王儉領祭酒，頗賞接之。㉓南史：儉寡嗜欲，唯以經國為務。㉔齊正員郎鍾憲，嶸之從祖也。㉕許瑤之有詠桄欒枕詩，見詩例。㉖文學傳：袁淑自重其文，謂人云：「我詩應須大材造之，不爾飛去。」

詩品總評

王世貞曰：吾觀鍾記室詩品，折衷情文，裁量事代，可謂允矣。詞亦奕奕發之，第所推源出於何者，恐未盡然。鍾凱、眇、灼，皆居中品，至魏文不列乎上，三公屈第乎下，尤為不公，少損連城之價。吾獨愛其評子建「骨氣奇高，詞采華茂，情兼雅怨，體被文質」，嗣宗「言在耳目之內，情寄八荒之表」，靈運「名章迥句，處處間起，麗典新聲，